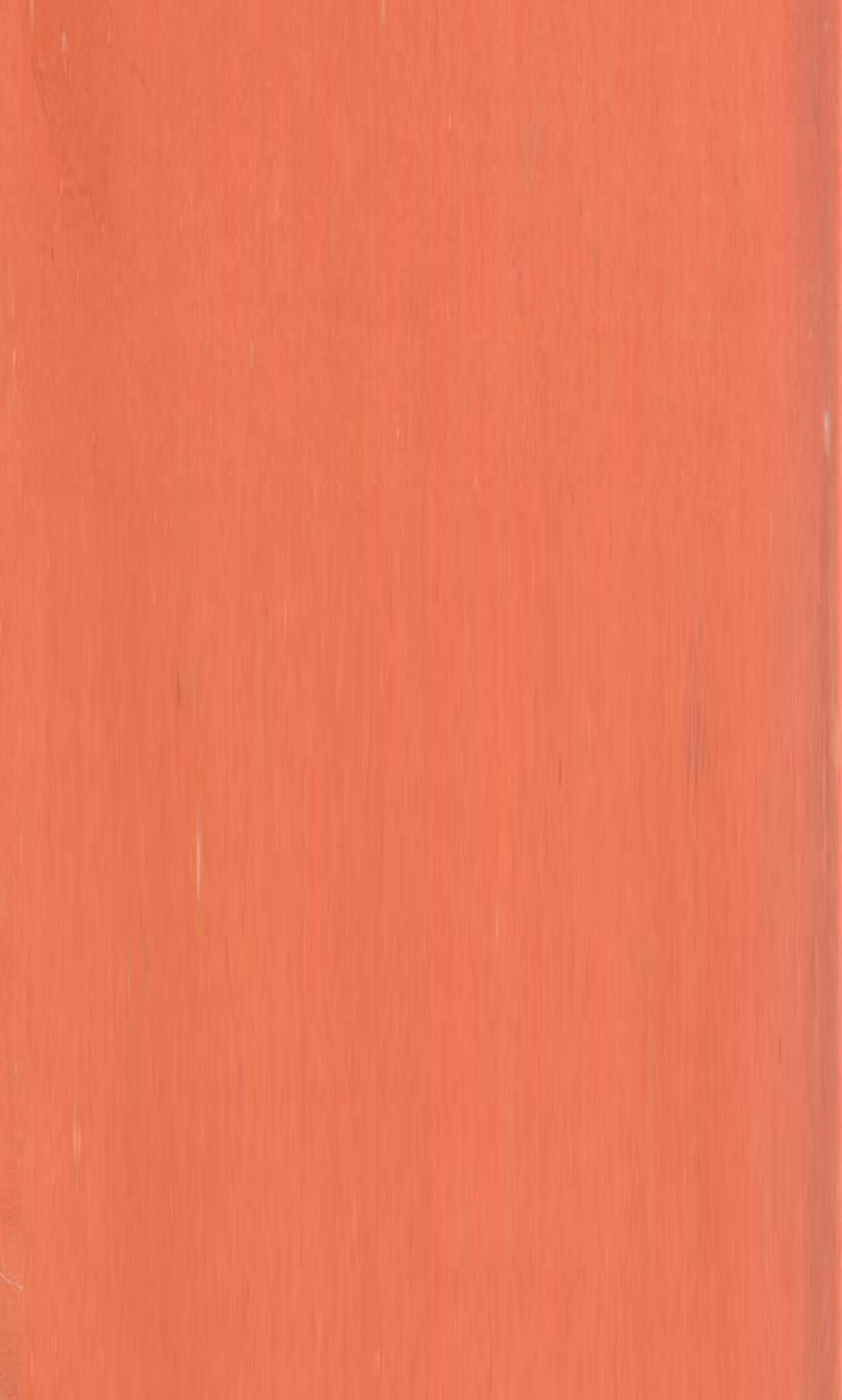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八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

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方

進自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以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

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淳化本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

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宋祁曰於母字上疑有後字隨之長安織履以

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

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宿久舊也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

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宦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方

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

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

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

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刺史盡輒奏事京師也

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

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

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

師古曰當祭泰時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劉敞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

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是也

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

留月餘

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劉敞曰予謂非冀尚書忘已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

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

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

師古曰解讀曰解

慶有罪未

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

師古曰此例也音必寐反

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

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爲不敬

臣謹以劾慶坐免

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

長取其母與豨豬連繫都

亭下

師古曰以深辱之豨豕也音家

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

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

違曲也。劉敞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故下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

奏可司隸校尉洎勳奏言春秋之義王

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

師古曰督視也今丞

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

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爲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爲士也奉使命大

大謂司隸也

甚諄逆順之理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

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國

害于厥躬故引之○宋祁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日乃監本作迺姚本刪

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日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

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

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

又倨師古曰倨倨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

立頓過迺就車師古曰頓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宋祁曰

楊本復有敬長二字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尊卑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

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

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師古曰視勳

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同易音弋豉反而又詘節失

度邪調無常師古曰調古詔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調也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屈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

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以為言墮國體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

請下丞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

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

語言

師古曰從音七容反

以詆欺成罪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

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

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

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

師古曰必勝必取勝

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

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

師古曰逆

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子曰不逆詐

遂貶勳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

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

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

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

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

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已自

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宋祁曰學林云辜權者乃阻障而獨阻其利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豪右辜權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此訓是也師古以謂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此訓迂矣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

公卿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

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

師古曰言當犯迂貴戚而見毀也

方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師古曰弛解也

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

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免爲庶人

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

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

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

師古曰飭謹也篤厚也

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

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大功十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

制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

師古曰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

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

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

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卽位擢爲部刺史歷楚

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

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

師古曰後甫始也

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

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

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宋祁曰官簿一作簿

及御史大

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

石雜問丞相御史

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

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

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

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

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

宋祁曰邵本

無從字

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

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

乾隆四年校刊

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廼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曰

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蕭該曰

尺兌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方言曰揣揣案集解音曰揣音喘說文曰喘疾息也

試也郭璞曰揣度試之也該謂今讀揣音初委反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

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

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

僻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

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

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

師古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

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

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

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後長陰事發遂下獄○宋祁曰

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



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

師古曰與讀曰豫

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

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闔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

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

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

欲相攀援死而後已

師古曰援引也已止

也援音爰

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倫

宋祁曰一作於人無倫字監本有倫字

勇猛果敢處

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

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

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

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

師古曰沒盡也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

宋祁曰父疑作甫

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

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

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鷂似鷂而小今謂之鷂鷂音之然反

翊翼雖傷不避也

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

師古曰冒覆蔽也

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

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

宋祁曰姚本既作知

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

宋祁曰監本楊本云以憂發疾而死別本越本云以憂死

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

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

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



經之言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

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

自殺

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

不起

病聞上祕之遣九卿毋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

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以白素衣之

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

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宋祁曰注文已字當作也

諡曰恭侯長子宣

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

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宣已

為此官

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

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並同

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

○宋祁曰相對飲漸本無相字景祐本無飲字

會義亦往外

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

師古曰自若言如故○宋祁曰自監本作目

須臾義至內謁徑入

師古曰內謁猶今之

通名也

立廼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

等收縛立傳送鄧獄

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

恢亦以寃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

行縣送鄧

師古曰因太守行縣立自隨即送鄧之獄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

如本不收治

載環宛市廼送

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

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

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死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意以爲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持挾以自免脫後義坐法

免起家而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數

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

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

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

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

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

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

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廼詐

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赴獄也於是以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

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爲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

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蘇隆爲丞相中尉臯丹爲御史

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日恭郡

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日恭郡

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莽聞之大懼廼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

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

城門校尉王况爲震威將軍

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

宗伯忠孝侯劉宏爲

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寶兄爲奮威將軍

師古曰兄

讀曰况

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

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爲橫壑將軍屯武關

師古曰遂姓也並名

也遂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遂姓二音並得書本遂字或作逮今河朔有逮姓自呼音徒戴反其義兩通義和紅休侯劉歆爲揚武將軍

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屯灊上

師古曰丞陽侯音烝

常鄉侯王憚爲車騎將軍

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

備

宋祁曰兵字下疑有以字

莽曰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

以畔

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

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

日斗筭自喻材器小

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

師古曰武王崩

也解在公孫劉田傳

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

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應劭曰言以大通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

不弔天降喪于趙

傅丁董

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丁太后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爲天所弔閔降下也○宋祁曰注文閔字下疑有也字

洪惟我幼冲孺子

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冲予未遭其明愆

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熙我

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嘆辭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以

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傳讀日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天降威

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

意師古曰紹承也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

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日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於是動嚴鄉侯信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眚災使民不安師古曰告病也

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告讀與是天反復

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粵其聞曰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師古曰宗室之

儁有四百人孟康曰諸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

日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故

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曰

日逋亡也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

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日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帝不違卜師古曰

帝隆四年校刊

既得吉天命不違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

其害故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今身解其難故我

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班謂布行也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年在襁褓宜

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

君也以明君熙爲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

危亂漢朝以成三詭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隊極厥命

師古曰隊隕也極盡也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

師古曰僭不信也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

言順天命而征討用卜吉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

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

元后夢月入懷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神靈

之徵師古曰徵證也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太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

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適讀曰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

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會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但為帝室不得止

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垂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風亦同也音胡本反正天

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成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

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

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以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

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

圖雜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壁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壁洛所出皆有圖書故本言之壁古野字古識著言肆今享實

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識故今當其實此廼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

馬虓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强大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

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哉勞我

成功所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

室所謀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天輔誠辭師古曰言

有至誠之辭則為天所輔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

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

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



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勢燎以成之厥父菑厥子播而

穫之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作

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

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以子惡故烏虓肆哉師古曰肆陳

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亦惟宗室

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粵

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

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為難予永念曰天惟喪翟

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天亦惟

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率寧人有旨疆

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

師古曰言兆陳惟若此師古曰卜兆陳列惟如此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

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諸將東至陳

留菑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

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也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



命蚤崩

師古曰蚤古早字

幼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太宗之重養六尺

之託受天下之寄

○宋祁曰監本楊本郭本託作孤別本云養六尺之孤託受天下之寄

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

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

師古曰惟思也○宋祁曰姚本散作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

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

百世之遺於今廼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

師古曰烈業也今翟義劉信等謀

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

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

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

後雲竟坐大逆誅死

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

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

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

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

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嫉害也

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

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

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劉奉世曰義發兵時東平相

蘇隆此輔未喻或者當爲傳聲之誤也

宋祁曰前云以東平王傳蘇隆爲丞相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

師古曰威加也

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

被音皮義反

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礫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

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

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

師古曰共讀曰恭

討海內之

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觀爲善之利也今先封車

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韞轡朱輪

車卽軍中拜授

服虔曰轡卽今之綬也師古曰韞所以繫印也轡者系也謂逆受因之也卽就也韞音弗轡音逆○宋祁曰注文系字上當有其字

因

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亡

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

庸

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礫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

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

師古曰釐讀日

郿

劫略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緄爲

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閭遷爲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

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

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將軍中郎將李琴爲厭難將

軍

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宋祁曰服虔琴音禁如淳音琴說文丑心反晉灼音參參音森

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

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

時州郡擊破之莽廼并錄以小大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

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

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卽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

備軍吏爲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